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卷九

宋 鄭虎臣 編

慧聚寺聖迹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至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公一見若舊識乃盤桓于是邦得游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廵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跡且目其孤巒竒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

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
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
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
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記之文畧叙其事先是
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
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
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
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

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撲斲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
階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
山神之役鬼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
造寺焉遂立正殿于其上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
于四柱每雲陰天瞑則鱗甲皆潤潗潗然及有浮萍者
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
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玆寺嘗在毀閒大
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跡聞

郡守韋公于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跡規制皆窮竒極壯造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虩然心懾而股慄䰟驚而魄駭茍非鸞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茍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曽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覿之久以嘉嘆因謂端曰前記湮沒來者昧其所從請摭其實庶垂于永久端雖菲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也

慧聚寺聖跡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栢香晴磬無短韵畫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遥塲

張祐

寳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影窻中岫孤烟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和前二首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蕊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廼迮冠葢場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慧聚寺詩幷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慧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于五題葢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游先夢生飛猱礀底嘯靈鳥雲閒鳴影密樓臺衆香繁艸樹榮何年照佛火爍爍長光明

石林髙月生蘚閣踈磬鳴宿鳥夢難就空僧䰟更清香
風動花影岩瀑飛玉聲遥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
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叠石室爲虛閣縹
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
爲僧舍雲窻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
謂崑山爲眞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祐孟郊
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

來相水利夜至寺東炬登山閲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為山中四絶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閣妙峯庵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灾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又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一掃無迹今惟山圖僅存于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

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諸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于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鬬麗誇雄自唐巳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過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櫺丹栱隱霧延暉森列諸

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凛凛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氛靄
欝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怳然復疑身之排金
闕而躋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固見住持講僧淵間
誰為此其言政和癸巳苾蒭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
院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
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
邇信向摩肩投體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
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

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旼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游縣以聞州命選于衆乃得惠元禪師畀以住持于是四

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此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者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

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于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于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摩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固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于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

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悦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游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汎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敞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已以游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

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于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時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曽州州學教授曽旼撰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常熟縣東五十里明因寺新改禪寺記

陳于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吏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於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熈寧六年遂為禪寺土不變壊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昌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

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僇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聞府二下僧籍蒐可為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頹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輙大凶而水且

旱百里荒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華殿未紺而丈室未敝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勝法寺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卽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歧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貞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托疑似謬妄之辭茍不叛其說亦莫不具

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於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斁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

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
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嘗熟姑蘇
别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
經崇寧二年長者道淵始募衆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
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
見余雲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
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輸藏後
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儌福悔過

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代鼓機發軸運神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志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

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記

勝法寺在常熟東三十五里

題永慶寺　　李湛

巖扉開早凉谷鳥遠分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致有遺榮志移時坐石牀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重修延福禪院記在常熟縣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葢出於梁天監之

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令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耋里氓為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搭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搭之趾又有園覆壞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去聲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

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内府帛五十疋復賜師令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遥詠一十一卷秘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册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録之

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新建佛殿記　　陸縡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寖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

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寖盛未始不為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污物盛則衰之效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閒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釜蚩蚩之氓從而

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倭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葢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創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訊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

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伯國時以名聞名歸餘杭
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
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
造七級浮圖淳化中太宗皇帝訪賜急就章逍遥詠秘
藏銓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
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
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
資貿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歷之乙酉壯

而不華麗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絃山之游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托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記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

常熟縣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於吾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

釋教中北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其吳都顧罕汝南周垣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達殿堂奐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題興福寺　　李湛

雲門千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栢香清

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詠滄浪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髙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悦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逕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

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瑞石菴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絶險怪篁奇木陰森欝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地環窟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曽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禳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

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墮蓋廣其方以起民之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岩絶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

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

事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瑞石菴在常熟縣頂山

新甃頂山路記　　陳　于

常熟居海濵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

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

爲破山以鬬龍破山而爲澗也又北行九里爲頂山又

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

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烏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山皆沙石人跡不頻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爲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憚其如此累甓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遲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懷表始自破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

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懐表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雙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某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游頂破二山淨居院　李湛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徹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室鐘磬音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隳陋首出己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尭鋤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

陸河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氏故釋迦如來號剎利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剎上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皇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治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

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進於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彖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其天資好善嘗游陸河聖像院覩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衆興工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熈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二月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雲川空叟記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應天禪院記

僧曇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地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名額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蔚然道場年禩綿渺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

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無礙院普賢應夢記　　孫覿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十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邲者營築此堂

為公媪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情安穩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寤嘆曰此普賢大士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通俗咸共瞻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昧殊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凉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脱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

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荅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覿記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永福院記

李杅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况乎建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江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

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積廬中庾煨爐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爲接待院延竚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潔精缺具足衆妙爲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爲書其畧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州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八赤

殊勝院記　　蔡京

草創於崇寧閒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輔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覔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昃見者總生疑

我自心堅實

殊勝院在吳江縣平望

吳縣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皆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内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淛閩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兹土參

編户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将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旅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倍百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外寛内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和也夫君子立命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

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録其實書於東序以播其令聞
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
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
又　郭受
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
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
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畎
澮脉分原田碁布邱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濵環以

茭楗則舄鹵磽确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壑為秔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紝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丁無不賈販以遊者由是商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粥市雜擾縉紳以吳為樂土僑居閭里幾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骫法毅然而多

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骫骳之風簡易無苛得調腼之術蓋嘗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瀾其細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霪雨敗稼吳民阻饑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郵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為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旃則其於整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灾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顧謂

其僚郭受曰吾爲是俾來者有攷焉爾其爲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叙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温陵人世爲學家喜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

又　　　　范成大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歴己未梁肅爲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爲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燼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

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
建炎以下為之續紀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
大歷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盛事
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熾生聚之繁覽觀
之勝著於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
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
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蹙若其官齎咨太息悔
向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

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
然蕞爾小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簿書唯錢穀之知且
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而
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
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
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
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
心醉却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辨叱坐

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
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
嗚呼可謂難也已日莫去此至大官勢益易於為縣具
所成就何可量按續紀所登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
必將自袁君始倘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
縣門淳熈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

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成大為續紀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

延射亭記　　張珉

胥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謅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閫郎以京

僚洎朝列或幙賔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於闤闠綿
歴歳祀梁木將壊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完之朽墁
訖工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討馮君實代之也君世襲
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乃因聽訟之隙周
覡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讌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
幽圃俯於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叠繚
垣以入之由是砥乎其基而歸然為亭雲集被築而岌
乎為堋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

築山以擬蓬瀛五畆之地百步之徑而嘉政足矣君衆
藝畢給愛客忘疲每詬甯絶稀簿領多暇春花爛而在
目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
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筈以引滿擫絲管
以度曲賽百嬌之楛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厨出於豐饌
而千里之蒓下豉雕盤薦乎佳賓而洞庭之橘厥苞白
日督過醉賓未去燭已見跋立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
山陰之辟彊咸有名園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

為劳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盟郡某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愻為雅名揭於華榜觀者如意此用略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揚之也下幕不佞嘗從事於文墨詩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於斯豢犬彘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秘書郎武寧張珉伯鎮記

題延射亭　　楊備

高臺蕪没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烟水雲山屏畫裡

闔閭墳域舊都名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使司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

觀張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寛舒云

長洲縣記　　王禹偁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

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王室雖微王綱未絕有周禮
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
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
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
其賑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
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
旌之以禮寛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
歳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

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養也由是

田有槩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攝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還使宰邑者苟撮食免詈罵而已昔人嘆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順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吴都賦貞觀中分吴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

二載溪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鑛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餌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户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虚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一歲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

俾非循良之才莅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縻縶賦調中考因鳩歛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

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珵重刻石吳騏隸

書

茂苑堂記　　米友仁

長洲令尹石理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葢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廨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爲池距縣南七十里歲歷年所高岸爲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營植以嘉木脩竹奇芳蕙艸

欝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邱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遭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聚羣石如岩谷曰緑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緑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於中客至則閱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懿歟紹興巳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

題茂苑堂　　方千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惟闕滿屋雲便此逍遥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移任長洲縣五首　　王禹偁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篷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踈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冐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

世漂淪極功名早晩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

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

容藏魚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迢遞烟浪白茫茫

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晩搔首欲何歸曉

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機

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微酤野

廟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春日公舍偶題

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

長洲遣興

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隣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烟村舊業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

拔老緑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長洲　　楊備

太湖東面即長洲臨水孤城逺若浮雨過雲收山潑黛

管弦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椰凝烟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

書樓紅粉洞中仙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吴縣自唐以

來爲名邑本朝王禹偁常爲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

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

蟠翠亭記　　龔頤正

中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緑鬱勃林朵煥發釜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珮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閒仲公彌性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爲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起視事漏下五六刻

猶不得息裝懷倥傯於簿書期會閒領畧於此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閒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蠹而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盡歡於是楚人龔頤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埜清曠廣漠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揠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

視之犧尊孰先於楓桺蓬艾孰後於蘭茝耶抑余聞卭蜀山林中此花如積爨城蘸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槪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飲釂遂書以記之時淳熈戊戌四月上澣也

蟠翠亭在縣治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企賢堂記

黄由

長洲為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至於我朝雍熈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實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懼遺斯民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遅之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鳩歛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

人則其言皆凜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黄公皆嘗退述為詩賛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序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興踵武之嘆讀之慨想因求公像於虎邱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賛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

永陽黄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峙相望足以使
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黄由記
龔頤正書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㮚求王元之像於
虎邱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黄由之跋
曾程堂記　　　　　　李處全
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
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穩密

不癉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贑州曾公楙中書舍人新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嶄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内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跡猶或可攷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羣

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耶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曾程堂在吳江縣治主簿廳縣之西

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

州縣之任古謂之官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

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由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擢船而逐利者颿颿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囂呼争先亂次以濟終夜汹汹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畊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閶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

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七十七日
而閈閎高照牖戸靚深縣績甓鏝皆中度程既聚廬之
者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圃
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
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而
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
無催科敲朴之煩奔走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
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徙舍而

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序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

左廸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常熟縣題名記　曾愼

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為常

熟自梁歷唐由唐迄於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録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於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板榜置於廳壁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覿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堂閣正位樞極葢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之於石立於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覿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

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延福百里庶幾乎刋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曽慎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祁　淑

治平二年河内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州陳侯席不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户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污庳廹窄纔容四分之一濵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

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壁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茲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使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聞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

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比得隙地數十畆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已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才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矣以沛然有餘之才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甚榜曰順民盡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

居前畏謗忌讒諰諰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又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且始視利害之如何豈可為而不為乃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産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以余言為然因刻之於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祁淑記

題常熟縣　　楊備

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两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

歲歲家收常熟田

順民倉記　陳暎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内漢三輔唐同華我

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

會五方之聚土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内獄

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

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觧州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寇萊全齊在望剌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巨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項以時調度茍有不至責且之興若民

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要風雨寒暑不渝此爲令者才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暎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閒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暎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銘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其其敢

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其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為治倘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大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淳熙元年邑令陳暎重記

崑山縣補註題名記

葉子強

崑山秦婁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雲擾四方恭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家文經海内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邉公倣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徙以來尚旄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之記故此地翕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疆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闤闠間又有室屋林壑之

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游詠歌永覺身遠其歆艷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由此以相以輔小郄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於是二百年間風流緼藉續續可紀又建炎間敵獨不侵薦紳比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游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歳縣詩盛來須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遠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為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為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乃喟然而歎信學力之未至則諏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蓋稽史牒碣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鐫之石尚俾來者知前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嘉定十年置補註省劄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彦𢹂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獷難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盖崑山為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十里自練祁至江灣又七十里

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絶敢與官司為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廵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杖以相抗拒習成頑梗之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鬭毆燒刼殺傷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濵江旁海地勢僻絶無忌憚之民相率而為寇公肆剽掠退即竄藏殆成淵藪此刼盜出没之

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稅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難治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兹邑廣袤倍焉以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准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邱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

但恐有起蓋廨宇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深蔕固决非邑尉之甲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為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州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沺川武元永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

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擬照事宜特從今來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辟清彊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

闔閭墓　王禹偁

惜哉吳王墓秦帝嘗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買爲禍不

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王闔閭墓在虎邱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為山積壤為邱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摙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黄金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坟故曰虎邱越絶書云闔閭塚在閶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

凫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餘萬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畧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遼絶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題吳孫王墓　　楊友夔

闔閭城南荒山之邱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踪其由玉環金盌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

守賊曹掩骼窮妍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凛如在暴露毋乃爲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爾一盃酒自古南山能錮不

吳都文粹卷九